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一八一回 吃花酒駁儒得意 入鄉闖詞客觀光

且說章秋谷在莫愁湖亭上徘徊了一回，看著那幾朵開殘的蓮花，賞玩一會。又看著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，細細的端詳一回。只見一個是白面長鬚，英姿照日；一個是風鬟霧鬢，倩影驚鴻。秋谷見了，不免也有些心中感慨起來。在湖亭上泡了一碗茶，坐了一回，直到紅日西斜，晚風吹袂，方才慢慢的回來。又在寓裡頭過了幾天，已經到了八月初旬的時候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便也未免要抱抱佛腳起來，把那些帶去的書籍翻出來，略略的看了一遍。這一天正在寓裡頭靜靜的坐著，忽然又來了一個同鄉朋友叫作黃少農的，要拉他去釣魚巷吃酒。秋谷心上狠有些不願意去，只推說身體有些不快，不能出門。黃少農不由分說，拉著就走。拉到釣魚巷一個韓家老班裡頭，便有一個倌人出來應酬，秋谷抬頭看時，只見這個倌人生得圓圓的一個臉兒，覺得團團圓圓的，也品評不出什麼好歹。黃少農卻得意洋洋的指著那倌人對秋谷說道：「這是南京有名的韓家小翠子，你看他生得怎麼樣？」秋谷又細細的打量了小翠子一眼，覺得雖然沒有什麼奇形怪狀的醜相，卻也沒有什麼嬌嬌嫩嫩的姿容，不過勉勉強強的看得過去罷了。

看了一看，沒本事說他不好，只得勉勉強強的說一聲「好得很」。黃少農聽得秋谷贊他的相好，心上二□四分的高興。小翠子也扭扭捏捏的扭捏出許多的身段來。秋谷看了，只是暗暗的好笑。

黃少農略坐一坐，便取過筆硯來，寫了幾張請客票，叫了男班子的掌班進來，身邊摸出一塊錢來，連著請客票一古腦兒都交給他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一塊錢是給你的車錢，快些去給我請客。」那男班子答應一聲，接了過去。章秋谷看著，已經覺得二□四分的詫異。正要開口，忽然又見小翠子搶步過來，斜著眼睛把那男班子手裡頭的請客票看了一眼，半笑不笑的對著黃少農道：「你請的客人很多，給他一塊車錢只怕不夠罷？」黃少農聽了點點頭，連忙又拿出一塊錢來交在那男班子的手內。

只把一個章秋谷看得心上更加詫異，真個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

一會兒客人到了，排上席來。黃少農見秋谷沒有相好，想要薦個相好給他，秋谷再三再四的推辭。黃少農那裡肯聽，不由分說，硬硬的薦了一個什麼薛亞仙給他。

章秋谷舉目看時，只見這個薛亞仙生得矮矮的一個身材，匾匾的一個臉兒，眉眼不甚周詳，鼻樑有些四塌，也是個中等以下的人材。秋谷見了，把眉頭皺了一皺，也不言語。黃少農卻指著薛亞仙向秋谷道：「你不要輕看了他，這也是南京地方大名鼎鼎的人物。」秋谷聽了，不覺鼻孔裡「哼」了一聲。黃少農又對著薛亞仙道：「這位章老爺在上海的時候，嫖界裡頭很有聲名的，你須要好好的應酬，將來我還要吃你的喜酒呢。」

薛亞仙聽了，把手帕子掩著嘴笑了一聲，回過頭來，上上下下的把章秋谷不住的打量。章秋谷被他看得不耐煩起來，別轉頭去。原來薛亞仙見了章秋谷這樣的少年英俊，氣宇非常，心上倒著實有些垂涎，便存著個屈身俯就的意思。見章秋谷只是淡淡的不理他，便故意找些話兒說出來和章秋谷講，章秋谷也只得隨隨便便的應酬幾句。一會兒，竟撒嬌撒癡的拉拉扯扯起來，對著章秋谷不住的扭頭掉頭，賣弄風騷，做出無數的醜態來。章秋谷看了他這般做作，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，覺得甚是肉麻，週身的雞皮疙疸都森森的直立起來，心上二□四分不願意，只得假托腹痛；出了席去躺在榻上。無奈這位薛亞仙緊緊的跟著，問東問西，□分的獻勤討好，直把一個章秋谷拘束得如受桎梏，如坐針氈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卻又說不出來。好容易巴得薛亞仙走了，方才如釋重負，暢快非常。黃少農糊裡糊塗的，還對著章秋谷把大指一豎道：「何如？我薦給你的人不錯麼？你們兩個人初次相逢，就是這般的要好，論理該應謝謝媒人才是。」

章秋谷正合著一塊燒鴨在嘴裡還沒有嚥下去，聽了黃少農這番說話，再也忍不住，「撲嗤」的一聲一口氣沖上喉嚨，要笑出來。口中的這塊燒鴨就留不住了，「撲」的從口中直飛出來，刺斜裡飛過去，直飛到一個□四五歲的雛妓面上。說也湊巧，剛剛不偏不倚的直中在他鼻樑上面。大家都哄然大笑起來，秋谷自己也覺得□分好笑。連忙看那雛妓時，原來是一個姓楊的客人叫的，卻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。

正默默的坐在那裡，不提防一塊燒鴨劈面飛來，剛剛飛在鼻樑上面，躲閃不及，只得把頭一偏，那塊燒鴨就落在地下。那雛妓出其不意，倒吃了一驚，連忙用手巾往臉上按了一按，身邊取出鏡子照了一照。見面上油了一塊，連忙討盆臉水抹了一把，口裡頭喃喃的說了幾句，也不知說些什麼。

章秋谷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等他抹過了臉，便走過來對著他就是深深的一拱到地。那雛妓倒吃了一驚，口中說道：「這是怎麼！這是怎麼！」章秋谷立起身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方才一個不小心，把一塊燒鴨直飛在你的臉上，特地來和你陪個禮兒。」

那雛妓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也算不得什麼大事，何必這般客氣？」章秋谷聽了那雛妓說話的聲音□分圓轉清脆，不由的抬起頭來把他打量一下。只見他高高的挽著一個雲髻，淡淡的畫著兩道蛾眉，檀口含朱，橫波挹翠，身材纖小，骨格停勻，雖然不是什麼傾城傾國的佳人，卻狠有些宜喜宜嗔的豐態。比起那小翠子和薛亞仙來，直是天壤雲泥，相差甚遠。秋谷看了，不由的心中動了一動，暗想：這個地方一般也有這樣的人材，可見天地生才，原是不拘資格的。想著，便故意上上下下的把那雛妓細細的看，看得他臉上紅起來，啞了一口道：「你上上下下的看些什麼？難道要和我畫個小照，回去供在家堂裡面麼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不要見怪，像你這樣的標緻人兒，就是多看一會，也是前生修來的福分。」

看官聽著，原來天下的女子，只要聽得別人贊他貌美，心上總是高興不過的，何況是個堂子裡頭的人物？聽了章秋谷這幾句話兒，不知不覺的酣迷迷、軟洋洋，鑽進心坎裡去，登時春風滿面的對著秋谷道：「你不用這般混說，像我這樣的一個人，那裡合得上你們的眼睛？」章秋谷笑道：「阿唷，你不用這般客氣！若再要這般的謙讓起來，把這裡的房子牽得塌掉了，卻不與我相干。」那雛妓斜著眼睛瞅了他一眼道：「算是你一個人會講話，快些去坐了罷。」說著，便輕移蓮步，慢慢的走過去，剛剛和章秋谷擦肩挨過。章秋谷趁著眾人不見，暗暗把他手拉了一把。那雛妓秋波澄澄的也不言語，只把嘴對著那姓楊的客人努了一努，又搖了一搖頭。

秋谷會意，便也慢慢的歸座，悄悄的問黃少農：「這個雛妓叫什麼名字？」少農大笑道：「你敢是看上他麼？他叫銀喜，就是這裡韓家本班的。我來和你們做個介紹人，轉一個局就是了。」秋谷聽了，便回過頭來看了那姓楊的一眼。只見那姓楊的滿面怒容，正襟危坐，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。秋谷知道那姓楊的醋勁發作了，連忙朝著黃少農連連搖手。黃少農看了姓楊的這般模樣，料想這個媒人不是輕易做得成的，便也笑了一笑不說什麼。只憑著這個章秋谷和銀喜兩個人在席上眉黛傳情，秋波送睇，案底之蓮鉤暗遞，尊前之寶靨輕回。大家都在揶揄吃酒的□分熱鬧，卻沒有看見他們兩個人的這番情景。只怕自此以後，竟是這般的暗渡藍橋，私諧鴛侶，也未可知。

這且不必去說他，只說章秋谷在寓裡頭休息了幾天，準備著秋風一戰。到了初八日進場的那一天，秋谷進了號舍。那跟進去的家人把號簾掛了起來，釘好了號圍，又把食籃收拾好了，筆硯紙墨都取了出來，方才出去。秋谷在號裡頭沒有什麼事情，便立在號門口閒看。看了一回，忽然見隔壁號裡鑽出一個人來，赤著膊，盤著辮子，一張漆黑的臉兒，兩個絕高肩膀，粗眉糙目，一部大大的連鬚鬚鬚，走出號舍，剛剛和秋谷打個照面。秋谷鼻子中間，就覺得有一陣汗臭和著那一股狐腋的臊氣直沖進來，秋谷連忙別轉頭去掩面不迭。

只見這個人走出號舍東西張望了一回，忽然又走進號去，捉出一個絕大的鴨子來，左手拿著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，右手把那鴨子緊緊的捺在地下，那鴨子還叫個不住。章秋谷看了覺得□分詫異，不由得走近一步細細的看他。只見這位寶貝左手拿著刀，調轉右手，照著那鴨子的項下就是一刀，鮮血直冒出來。那班同號的朋友見忽然有人在這裡殺起鴨子來，也覺得甚是詫異，大家都趕

過來看他。只見他揎拳掠袖的，向號軍要了一瓢熱水，把鴨子的毛持得乾乾淨淨。又拿出一個瓦罐，生起一爐火，把那鴨子慢慢的煮起來。正是：

出門一笑，秋風吹桂子之香；下筆千言，璧月吐奇葩之彩。

未知以後如何，請待下回再行交代。